

100

女人加油站系列丛书

100



造梦女人

真子 著

DREAM

梦醒梦无 女人永远有梦

有人说，男人不可以没有理想，女人不能够没有梦想，否则活着就没了目标。女人困了

这梦想，会变得美丽，变得高雅，变得有滋有味。书中从小资女人、BOBO女人、优女

一族、妖女时代、女人造梦的资本等不同时段，不同阶层、

不同品位的女人世界里去展示着女人那五彩的梦幻。

梦醒梦无 女人永远有梦

海天出版社

图书版编目(CIP)数据

造梦女人/紫夫 旗子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5.1

(百分百女人.加油站系列)

ISBN 7-80697-355-9

I.造... II.①紫...②旗...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0315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廖译(email:choately@sohu.com)

封面设计:谭韦伟 责任技编:卢志贵

邮购电话:0755-83460397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 x 1092mm 1/16 印张:13

字数:100千 印数:1-8000册

定价:29.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LADY IN DREAM

■ 前言

■ ONE 水做的女人

水是无形的，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 A > 小巷里的女人 3
- B > 走出小巷的女人 10
- C > 说不清的一生之水 19

■ TWO 褪色的 小资

说实在的，女人小资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比如读一点闲散的书，幻想一下浪漫的爱情，家里布置一点温柔的情调等等...但有的人一味地去追求小资的那些表面行为，就让人有点受不了。做得太过头了，就是一种矫情。

- A > 屈原小资的祖师爷 35
- B > 八旗子弟的翻版 39
- C > 小资女人的模样 45
- D > 泡在咖啡厅的女人 50
- E > 寂寞的独白 58

■ THREE 杂交的BOBO

BOBO族并不神秘，就在你我身边，抑或你我身上就有某些BOBO的情绪或情结。说得坦白些，BOBO族也就是“城市的富有孤独群”。

- A > 驴行天下的女孩 73
- B > 城里的月光 83
- C > 挑战智慧的女人 88

■ FOUR 崛起的优女

女人到了“优女”的地步，所谓年龄，已被超越，她们追求的是一种可以冠名为XX主义的生活，看中的是一种体现思想昭示品质的境界。

- A > 优女为“阶层”狂 95
- B > 走近优女 110
- C > 优女魔法书 117
- D > 优女之忧 129

■ FIVE 新妖性女人

新妖性女人，是那靓丽出色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温柔包容的心，优雅的谈吐，理性而不缺乏感性，是一种内外兼备的集中吸引力。

- A > 白骨精来了 137
- B > 妖气冲天 145
- C > 修炼成妖 153
- D > 我是你的小妖精 163

■ FIVE 造梦资本论

总认为梦想终归是梦想，要把它变成现实，需要一定的努力，当然，也不能少了去实现它的资本，也就是说，梦可以去造，但是必须有“材料”才能造得出。

- A > 女人的衣服 169
- B > 创意无限 178
- C > 以姿为本 184

■ 后记



WATER LADY

ONE

水做的
女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水是无形的，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水做的女人

“女儿是水做的”，这话出自《红楼梦》里那位宝二爷之口，从此，形容女人的词里就多了一个“水做的女人”。

真是佩服曹雪芹他老人家的睿智，用水来形容女人，绝妙至极。

水是柔软的，柔情似水，女人的那份温柔，那份细腻，正如那掬水捧月，水随着你的手流转。

水又是无形的，水无常势，它在不停地改变着状态，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它改变的缘由。女人也是善变的，因着爱和恨而改变，而爱恨，皆有因缘。

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水做的女人，水的形态万千，女人的形态又何止千万。

让我们从身边的女人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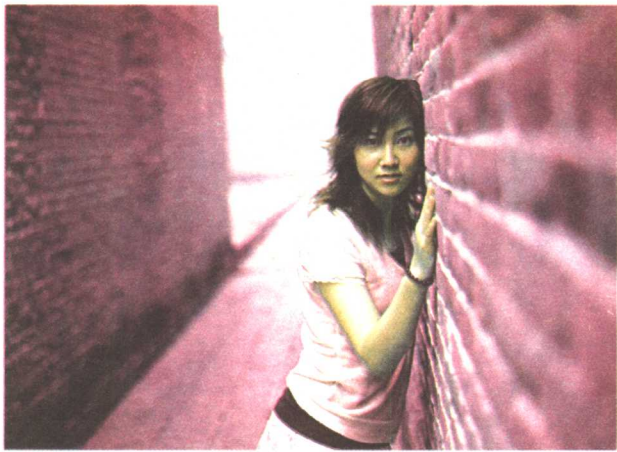


A 小巷里的女人

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可能有着小巷生活的记忆吧。

那时候的高楼并不多见，城市小巷里那三四层的楼房，街边那一排排店面的楼上，或许是多数人成长的地方。姑且都称为小巷吧，这个词似乎充满着温馨和眷恋。

小巷里的女人，不说别的，单凭这个名字都让人感觉到亲切，这节我们说的就是身边再熟悉不过的市井女人。那些精明的、坚韧的、透着一股真诚的热情、带着一点善意的市侩，敢爱敢恨，会哭会笑的女人；心灵手巧地织着毛衣，三三两两扯扯家常，没事的时候约在一起逛逛廉价的市场，说说善意的闲话，偶尔吵吵架，吵过了依然是好朋友的女人；小时候听父



一生似乎没一天是为自己活着，却依然觉得很幸福的女人；说不在的女人。小巷里的女人，是身边再熟悉不过的市井女人，忙忙碌碌，却能把眼皮底下的日子过得实实在在。





水是无形的，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母的话，结婚后为着老公孩子操劳，老了围着孙子忙乱，忙忙碌碌一生似乎没一天是为自己活着，却依然觉得很幸福的女人；说不出大道理，看不到更长远，却能把眼皮底下的日子过得实实在在的女人。



我的童年就是在小巷里度过的，不谙世事的时候认识的那些小巷里的女人，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记忆反而越来越深刻。

那条小巷最出名的女人大概是对面的两姐妹了，两个人高中毕业都没考上大学，就进了她们父母所在的单位“顶职”。做姐姐的显得很稳重，说话轻声细语，做事不紧不慢。八十年代初期的年轻人，对流行即敏感又畏惧，心里喜爱嘴里却不得不鄙薄一番，记得有位被单位开除的叔叔，就曾忿忿不平地跟我说起他被开除的

原因，不过是喜欢听邓丽君的歌而已，被斥为沉迷于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屡教不改”，最后干脆开除。

传统的、保守的、新生事物的冲击，使得做姐姐的乖乖按照父母的要求打扮着自己，直到结婚那天，才把头发烫了，好像古代女孩出嫁时盘头一样。烫过头之后的姐姐，衣服越穿越显身材了，高跟鞋也是越来越高了，甚至抹起了口红，戴起了耳环，对此，小巷里的人却没有说三道四，反而教育自家的姑娘，“看看人家，做姑娘时是姑娘的样儿，当媳妇时是媳妇的样儿”。

可是那个当妹妹的“名声”就糟糕多了，没等家里人给她介绍她就自

己去找了个男朋友，没谈两天吹了，再找一个，又是没两天吹了，吹了四五个，小巷里的人就议论开了。别人的议论还没平息，她又去把头发烫了，这下她爹妈可就生气了，硬逼着她把那大波浪剪成了齐耳发。可第二天一看，直刘海怎么成卷刘海了，还卷得高高的。一通臭骂之后，做妹妹的全招了，把火钳烧热了夹刘海，是她姐姐教她的。这个笨妹妹哟，她姐姐就只让刘海带那么一点点弯，别人只知道好看，哪里知道是用火钳夹过的；可她倒好，非要把刘海卷成圈圈，让人家一目了然。

没过多久，小巷里的女人，刘海似乎都成了卷卷的，不过卷得都是不那么明显。用火钳烫刘海这事，在今天只怕要成笑话了，小巷里的女人，爱美，却不敢美得与众不同。

十几年后再次遇到那位做姐姐的，合体的衣服勾勒着丰满的身材，挺胸显臀就是不显肚子，头发烫成那会儿正流行的“欧米茄”。妆化得很精细，匀匀的粉底，浅浅的腮红，于是，脸色看起来白里透红得很自然。眉画得粗细均匀，长短合适，眼线也是勾勒过的，但是勾得很浅，模模糊糊地只看得出个轮廓，睫毛似乎只用睫毛膏轻轻拉了一下，稍稍有点翘。嘴唇是玫红的，唇线也是浅浅的，该用的化妆品都用到了，几乎就看不出化过妆的痕迹，就像当年那样，用火钳把刘海夹出浅浅的卷儿，既让别人看不出来又显得与别人不一样。交谈间，似乎有那么一股淡淡的香味飘来，似有还无的，不怎么确切。眼前这个我应该叫她阿姨的女人，哪里看得出一点沧桑啊。



一生似乎没一天是为自己活着，却依然觉得很幸福的女人；忙碌碌碌不出大道理，看不到更长远，却能把眼皮底下的日子过得实实在在的女人。





水是无形的，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顺便打听一下她的妹妹，“两个人都下岗了，摆个摊子混生活”。我决定去看看她的妹妹。那个做妹妹的似乎显得比她姐姐老多了，眼角几条皱纹，脸上几点黄褐斑，只有嘴唇，红得鲜明，却让我觉得这艳丽的红似乎红得有些残缺。她开了间服装店，听她灵牙利齿地和顾客砍价钱，真替她惋惜，她该去当个演说家。边招呼顾客边和我聊天，那两片艳红的嘴唇上下翻飞，耀眼、炫目，我不知道该用那个词去形容。谈到她的姐姐，她嘴唇一撇，“她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没两个钱还要穷讲究，一身的家什还抵不上我一支唇膏，要用就用好的，买不起就干脆不用。”

这两个小巷里的女人啊，对美，永远都是那么孜孜不倦。或者这就是她们的梦吧，不管什么样的境遇，什么样的时代，只要是能让自己美得起来的事物，总是会让她们心动的。只要能让自己的梦实现，她们不会计较是否廉价，不会去计较是否有残缺，哪怕会伤害自己的皮肤，哪怕只能实现一点点的美。



她们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她们似乎希望别人没有自己过得好，但是现实的境遇又使她们不得不羡慕那些比她们过得好的人，于是她们尽量保持着自己的面子；她们很现实，量力而为，所以对面子保持得很精细，一点也不

浪费；她们希望自己美丽，却没有机会去提高那份美丽的品质，于是，她们难免在某些人眼里成为一种庸俗。但是她们不会在乎，只要她们自己觉得美丽，有人能够喜欢，这就够了。

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从她们的脸上，她们的衣

着上去揣度，这就是她们给我的印象。

但是对于晓雯，我就知道得很多了，那条小巷里有名的淑女。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她从来不会穿着拖鞋在小巷里出现，不管是多热的夏天还是有多忙乱的时候。这或许就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吧，也许她并不愿意自己是个“淑女”，这个词似乎显得太古老，她希望自己很有气质，“气质”这个词是当时最时髦的词汇。

晓雯对气质的理解不可能只停留在拖鞋的问题上，印象中她的衣着总是整整齐齐的，尽管在自己家里，她也是如此，哪怕是住在狭窄的巷子，拥挤的平房里，她依然是在客厅里穿的是出门的衣服，进厨房就换身在厨房穿的衣服，进卧室才会换上睡衣，为此，她妈妈骂过她不下百次。至于一举一动，更是慢慢悠悠，哪怕再急切的事，也绝不肯现出一点慌张，就连和别人打个招呼，也是轻声细语。

晓雯没读多少书，所以说不出很有条理，很有意味的话来，对于不懂的东西，晓雯从来不说，也不会去想办法弄懂，她的兴趣似乎只在那些琼瑶类的小说里。平日里尽管说着很浅薄的话，晓雯却说得很有味道，那端庄的神情，轻柔的语调，总让人觉得和其他人不一样。

晓雯一直是个很乖的女孩，按部就班地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只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才出现那么一丝波澜。晓雯这种女孩，看上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完全在意料之中，可惜，那个时候老师的待遇实在不怎么好。晓雯的家人肯定是反对的，她呢，最后只能是按照父母的选择嫁了人。



一生似乎没一天是为自己活着，却能把眼皮底下的日子过得实实在在。小巷里的女人，是身边再熟悉不过的市井女人，忙忙碌碌





水是无形的，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小巷里的女人，多数都是很听话的，她们有自己的主见，但是更在乎别人的看法。她们生长在一个没有秘密的地方，从自己的窗户里可以看到邻居家的餐桌上摆着什么菜，这种环境，注定了她们需要服从别人的意见。

晓雯按照别人的安排过着自己的日子，和小巷里的很多人一样，结婚，生子，下岗，然后在家里照顾孩子，洗衣做饭，打打毛衣看看肥皂剧。直到她的老公也下岗了，她的妈妈决定在巷子口摆个小摊，卖点银耳汤、桂花糊之类的小吃，晓雯开始有些改变了。

最初晓雯的变化是细微的，不过是出门的次数多了一些，每天都要一趟一趟地把在家里熬好的汤送到巷子口的小摊上，熬汤的锅很重，拎着时的样子显得很笨拙，走路的姿势也难免有些难看起来。但是哪怕从家里到巷子口只有十几步的路程，晓雯也要换身衣服，换上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矫情，可是我说不出任何鄙薄的话，女人本来就应该很端庄，尽管晓雯的端庄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她有她的梦，梦想自己是个悠闲的，很有气质的女人，她没有放弃她的梦。

随着家庭的变故，晓雯的梦渐渐碎了，她的妈妈中风了，瘫痪在床上，晓雯不得不忙乱了，不得不世俗起来，没有时间让她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了，没有可能再让她去做自己的梦了。小巷里经常可以看到她趿着拖鞋，穿着睡衣穿梭，甚至就这副散乱的模样出现在巷子口照看生意，和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话，嘴唇翻动的频率越来越快，手脚越来越麻利，说出来的话，也越来越粗俗。甚至，她竟然会骂人，而且是破口大骂，我完全不能

相信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是她骂出来的。当看到她和别人大打出手的时候，我知道她的梦彻底破碎了。

几年后再次遇到她的时候，我以为是幻觉，她还是那样的轻言细语，一举一动还是那样慢慢悠悠，身上的衣服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她说，她早就不摆小摊了，现在不过是在照着照着孩子，看看电视，逛逛街，其他的事，都是她老公在忙。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把那破碎的梦又拼拢起来的，女人啊，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她的梦。

这或许就是小巷里的女人吧，她们会随着现实去改变自己，她们永远不会脱离她们的生活，但是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梦。

她们中的大多数生长在小巷里，却没有机会飞出小巷，于是，她们适应小巷里的生活，她们按照大众的方式安排着自己的日子，她们没有很宏伟的理想，没有多长远的见识，她们只想像所有女人一样，结婚，生子，抱孙子，平平安安地过完一辈子。她们只愿意自己看起来有些美丽，有些特别，有些自己的色彩，这就是她们的梦。可惜，她们中很多人的梦不得不破碎，不得不流于平庸，但是像晓雯一样，只要给她们一丝机会，一点可能，她们依旧会收拾起破碎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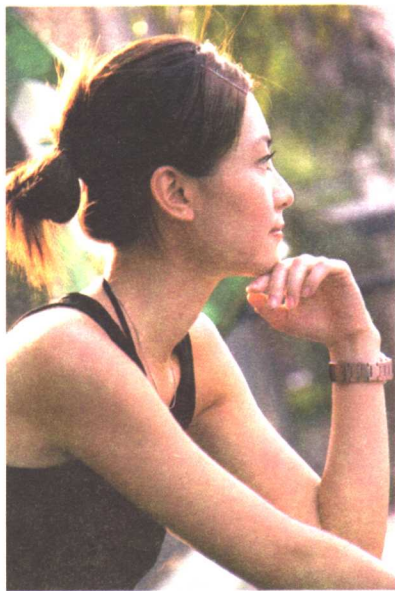
一生似乎没一天是为自己活着，却依然觉得很幸福的日子过得实实在在的女人。
小巷里的女人，是身边再熟悉不过的市井女人，忙忙碌碌





水是无形的，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B 走出小巷的女人



七十年代，在小巷里成长的女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无论是在知识的积累还是气质的修养，都逐渐脱离了大众式的生活方式。她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与同龄的大多数人不同，正因为她们生长在那个时代，所以多少总带着点那个时代的痕迹。

我妈妈工作的那所大学，有位年轻的女老师一直是我所崇拜的。那时我也不过十来岁，印象当中那位被称之为阿姨的人，与周围的那些阿姨，有着很大的区别，很和善，却又难以接近。

妈妈学校的人当时好像并不太喜欢那位阿姨，我总可以听到关于她的诸多非议，听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她的衣着，无论是冬天黑色的套装还是夏天鲜艳的裙子，都招了腰，特别显身材。为此别人说她不足以为人师表，

可是她的课却是讲得最好的。

她对所有的人都很热情，哪怕是食堂的师傅，擦肩而过时也不忘打个招呼；她对所有的人都很冷淡，打完招呼就干自己该干的事去了。大学的老师不用坐班，只有在有课的时候才去学校，而她，上完课就走了，连办公室都很少进去，开会什么的，更是个旁观者。她就这么独来独往的，尽管她跟所有的人打招呼，可所有的人都认为她“高傲”。

于是她成了学校的热门话题，无论是穿了件色彩艳丽的裙子还是戴了条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金项链。一直认为黄金的饰品都透着一种市侩，我不知道她那条引起非议的项链是什么样的，只是在几年后看到她戴着一条黄



金脚链时，居然觉得很好看。就那么一条细细的，很普通的脚链套在脚踝上，松松的，很随意地套着，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戴在别的女人脚上的脚链到了她的脚上就不再丑陋了，是不是因为戴它的人忽视了它的存在，于是，它褪去了那份张扬的恶俗而显出原本的美丽。

她其实也是喜欢追逐流行的，但是追逐得有自己的个性，就好像后来出现的小资一样，好在那时候没有小资这个说法，她比小资有涵养。她的个性并不是彰显出来的，而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就像那条金脚链，随意地、松松地套在脚踝上，不需要提醒别人的注意。看到了就看到了，没看到算了，装饰自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与别人无关。

她确实是个漂亮的人，在她工作的学校，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和她相提并论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因为妈妈在那个学校工作，我也

她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与她们同龄的大多数不同，因为她生长在那个时代，所以多少总带着点那个时代的痕迹。





水是无形的，水更是透明的，因着它的柔软，因着它的善变而显得风流多姿，又多像女人的风情万种，顾盼生辉。

在那个学校读过书，这么多年，学校招进来很多年轻的老师，有些和我差不多大，有些比我还小，可是看来看去，她们谁都无法达到那位阿姨的境界，尽管现在她已经是40岁的人了。

几年前还见过她，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她竟然还是十多年前的发型，八十年代末期那种小鹿纯子式的长发披洒着，顶端的头发从耳边向中间撮拢，用发夹夹着。虽然是披肩发，却显得很清爽，尽管操场上风很大，却依然整齐。在发廊见过不少女人为了使披肩法看起来有造型，想尽办法地去对付那些额前和耳后的长发，一会儿摩丝一会儿保湿水，无论怎么折腾，风一吹，还是一副乱糟糟的样子。

那飘洒的长发使她看起来还是十几年前的模样，难怪妈妈说她总像个小姑娘，一点也不显年纪。不过她笑起来眼睛不再是很自然地眯起来了，她是瞪着眼睛笑的，我知道，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皱纹。



记得钱钟书在《围城》里好像嘲讽过瞪起眼睛笑的女人，其实这有什么好嘲讽的呢，女人都害怕皱纹。那位让我一直很欣赏的阿姨，她终究也是个女人，自然而然出现的皱纹，让她不敢再自然地笑了。很随意的人，现在也有了需要时刻惦记着的事，那眼角的皱纹啊，破坏了她最动人的美丽。

学校里的人对她议论最多的大概是她的私生活吧，好像很多人都对别人的事怀着无比的兴趣，更何况这么漂亮的女人，难怪那些明星

们总有兜售不完的隐私，这些东西有市场，大家爱看。我宁愿相信她是讨厌那些对她的私事感兴趣的人的，可是她的厌恶使别人更有兴趣去打听，而打听的结果就是她成了学校最出名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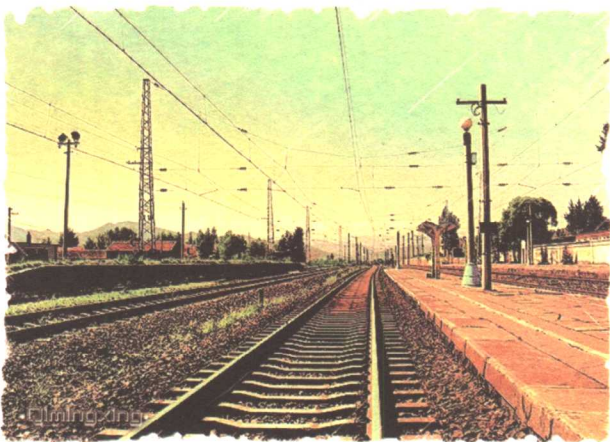
对此，我是深有感触的，在机关工作了八年，因为一直没有领着某个男士向大家宣告自己正在谈恋爱，所以成了故事最多的人，哪怕和某个男同事一起在外面吃顿午餐，都有可能成为新闻。如果那位男士是未婚，会有很多人来对我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来衡量我们是否合适；如果是已婚，那就得提防着他的老婆找我吵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全局开会，百来号人，三分之二的人是不认识的，却总有人冲着我指指点点，隐约听到一句“原来是她啊”。

去死吧，我辞职了。

不知道那位阿姨是否也对别人说过“去死吧”，相信她不会这样，妈妈说她比我会做人，她对身边的同事从来都是仅限于打个招呼，不过这也避免不了被人议论。

有一次最热闹，她的一位同事在火车上看到她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睡着了，于是这个男人的身份成了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记得有次妈妈的几个同事在家打麻将，我听到其中一位说，同学能在火车上靠在一起？反正不是那个经常到学校接她下班的那个同学。

我只知道她的老公也是她的同学，但肯定不是火车上的那位同学啦，不然也不会被大家琢磨了好长时间。哎，不过是在火车上困了，不小心靠在了同学的肩膀上，这也是“新闻”？从火车故事说下去，我又听到另一



们生长在在那个时代，所以多少总带着点那个时代的痕迹。因为她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与她们同龄的大多数人不同，因为她

